

文学的力量

——新年致读者

有人会问：文学有力量吗？
我会回答：有，且力量很大。
文学能丰盈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变得更好。

记得前些时候的某一天，和一位朋友聊天时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财务室有个女同事特别喜欢文学。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有个习惯，你们报纸每周期的文学版面她都会剪下来收藏然后每年装订成册。我问她既然这么喜欢文学为什么不投稿呢？她说虽然自己写不出来，但读别人的文学作品也能丰富心灵。”听朋友这么说说，我心里特别感动。是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阅读别人的故事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可以说，文学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让我们遇事不慌，让我们宅在家里数日而不觉得着急。

文学让我们内心变得纯净，收获生活的智慧。

2023年11月下旬参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的一次采风活动时，一位文友对我说：“我的一位文友非常感谢报社的读书会。是你们组织的读书会举办的文学活动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如今工作、生活都很顺心。”也许，只有真正喜爱文学的人才能懂得我听到这席话时的幸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因为热爱，所以文学也会回馈给我们力量和温暖，可以让不擅长其他谋生技能的我们增加一些抵挡生活忙乱、工作烦琐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得到精神的抚慰、情感的鼓励继而生出无尽的勇气，在日复一日的打拼里不再烦闷。

文学给了我们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让生活充满乐趣。

一粒沙、一块石、一抔土、一朵花、一片叶、一抹会心的微笑、一次善意的帮

助，那些别人看不上眼的小东西、小事情，都能让我们心生涟漪、笔下生花。路边普通的酢浆草，默默无闻却一茬又一茬儿地繁衍，让我们感叹生命的顽强；读《孤独的美食家》，让我们在安安静静地一个人享受吃饭这件事时，不必去注意谁、不用太显眼，很安心；读杨绛先生的作品，能端正自己的人生观，只觉得人间清醒，通透至极，不争不抢；读《徐霞客游记》让我们学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度过一生。在读与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享受做一朵孤独的云的乐趣，偶尔也享受和陌生人交流的美好，或是铺一块小清新的野餐布，坐在樱花树下喝着咖啡优雅从容地赏花。

文学让我们变得勇敢和坚强。

生活中，大多数人都遇到过坎坷，有时会觉得甚至活不下去了；可能曾遭受流言蜚语的攻击，一度觉得不知该以何面目示人；也会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时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应对。但静下心来，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会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平凡的世界》让我们走出坎坷，不断超越自己；《人世间》让我们历经世态炎凉后仍然发现总有热乎乎的日子，总有人在诉说着人间值得！

文学还是一座桥梁，能将沟壑填平、把距离拉近，与更多心怀纯粹之人同行。这个世界太大，但有文学让我们的灵魂相遇……

2023年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年。每到年终岁首，我们垂首反思，总有那么一些文字充满了奔腾的力量，散发着对人性探索的幽微况味；总有那么一些文字激荡着心灵的交响，记录着对家园关切的情怀。

2023年，《水韵沙澧》副刊共出版45期，刊登散文、随笔、小说、诗词、评论等近400篇（首）。版面刊登作品主要围绕我市“文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新引领未来”主基调，在奋力推动经济发展提速提质，快速朝着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城、幸福之城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方面浓墨重彩，营造了良好的读书、写作氛围，发掘并培养了大批的文学新秀。

2023年，水韵沙澧读书会组织外出采风活动三次，举办“文艺小方桌”活动四期。一是围绕漯河文化历史，发掘、整理并请专人讲述漯河故事，弘扬地方文化。二是请进来、走出去，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漯河授课，将新理念、新元素带进来，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带领文学文艺创作队伍走出去，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优秀作品，取经问道。三是注重培养文学新秀，发现更多优秀人才。

2024年，让我们继续走在文学的大道上，凝聚力量，携手前行！

——编者

讲述漯河故事 深耕文学沃野

——2023年《水韵沙澧》副刊扫描

■王 剑

202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全国上下同心抗疫三年多，每个人都留存一份不可磨灭的记忆。春暖花开之时，熟悉的景象翩然回归，大美漯河生机无限。一年来，全市牢牢把握“文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新引领未来”主基调，奋力推动经济发展提速提质，快速朝着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城、幸福之城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文艺是时代的嘹亮号角，文学与时代息息相关。作为漯河先进文化宣传的窗口，《水韵沙澧》副刊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谭艺君的散文《灯河璀璨，照见幸福》以沙澧河沿岸“秀水天来 瀑在其中”十里灯廊春节为切入点，浓墨重彩地为我们展现了元宵之夜成千上万盏不同造型的花灯同时点亮的盛况。作者与广大市民一起徜徉，边走边看，滚烫的笔触情难自禁地写下对春天的礼赞。无独有偶。散文《枫叶红于二月花》是由第六届中原（漯河）红枫文化节激发出的灵感。作者从大杨村的千亩枫林写到红枫广场的片片红叶，从红枫的生长姿态写到枫树的生命精神，并由个体亲情延展到沙澧大地



国画 沙澧晨曲

白伟国 作

心语 低诉

■王春红

每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光节点，总让人有更敏感的心绪。又一年已经来到，岁月的尘埃远去，我想暂时放下手边事，静思心中事。

轻轻地，在心里问一声：你是否照顾好了自己？我不由得心生惭愧。身体是灵魂居住的地方，更是一台精密的仪器。它在每天的运转中为我服务，可我太不懂得对它的养护。有时我饮食无度，有时我昼夜颠倒，小灾小病全然不顾，欠身体许多债，以致它向我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想起夏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眼疾，我仍心有余悸。那天清晨我起床时，眼前的世界忽然陷入一片模糊，短短几天视力急剧下降。我如坠入黑暗的无底深渊。听到窗外街头的喧嚣，那已是不敢独自涉足之地。世界距我渐行渐远，恐惧的阴影笼罩着我。我该何去何从？我想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海伦·凯勒，想到金波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想到瞎子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亲人带我四处奔波寻医问药，我在每一条来回的路上煎熬着，也虔诚祈祷。所幸，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光明一点点回到我的世界。自此，我从未如此真切地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从未如此真心地善待自己。“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照顾好自己，不仅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保障，亦是在孝敬父母。

的文化情怀。文章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写出了深情、写出了温度。散文《漯河：水天辉映的星光剧场》呈现的是漯河的科技文化。在作者笔下，干架无人机表演不仅给我们讲述了精彩的漯河故事，也让更多人发现了仰望星空的乐趣。而散文《贾湖：远古桃花源》则是作者亲临纪念贾湖遗址发掘40周年暨第二届贾湖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现场而引发的感慨。寻根贾湖，赓续文脉，洞见未来。作者行走在贾湖这片厚重的土地上，终于发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变的是人们对真善美和生活理想的永恒追求。”上述四篇散文从宏观角度全景展示漯河发展的新成就、新面貌、新气象，给予读者强烈的艺术震撼。散文《远香塘赏荷》则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式。远香塘位于沙澧河风景区的沙河北岸，原是两个臭水塘，塘边杂草丛生，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周边居民苦不堪言。2018年这里提升改造之后华丽蝶变，成为漯河人向往的赏荷胜地。采用类似手法展示漯河幸福之城宜居宜业和文明和谐景象的作品还有倚天的《小城看河》和包广杰的《我家住在幸福渠边》。

《水韵沙澧》副刊在扶植重点作者的道路上向来都是倾尽全力。郎纪山的“乡村记忆”系列散文，如《烙馍记》《远去的铃铃声》《灶火记忆》《芝麻叶面条》《懒豆香》《夏日记趣》《当年的味道》《游乡果子》《夏日农事忙》等篇章多以农村物事为背景，文字自然率真、生动幽默，时不时地蹦出一两句方言，冷不丁地点缀一两个俗语、歇后语，有细节、有温度且接地气，读起来亲切自然。吴继红是个多面手，以散文见长。她写乡风民俗的散文多有佳构，如《落在村庄的云》《乡村物语》《风吹过的地方》《那些店铺的名字》等；而《白露为霜》《食花记》《落花满襟》《秋色》等，风花雪月，略嫌轻飘。安小悠是我市的高产作者。她写花草树木、乡村往事、时令节日、果蔬美食等，语言好、脑子活，题材不拘、写法多变。她的20篇散文，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南方有客来》《木旁一枝春》《红柿如灯》《秋日紫薇》《时光酿出桂花香》《朋友圈十年》等作品。不过，我想说的是，越是成熟的作者，下笔越得慎重，越得给自己设置难度。写得大“油”，同层面重复，则是写作的大敌。陈思盈的散文《心头的那丝甜蜜》由自己偏爱的美食想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想到漂泊者的打拼和成长，写出了深度；《麻雀记》则写出了高度——别人讨厌麻雀，她却为它鸣不平，认为鲲鹏有鲲鹏的志向、麻雀有麻雀的快乐，它们的选择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其实，庸常生活中有多少人就不像那只忙碌而知足的麻雀？余飞的《75·8洪水亲历记》，真实客观地为我们再现了4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让我们跟着抢险突击队的木筏，一路听哭声、奔村庄、啃冬瓜、历险情，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篇文章的信息量很足，兼具文学性和史料性。此外，张翠华的《那些天》、孙幸福的《胡辣汤里的乡情》、魏军涛的《村庄的树》、陈猛猛的《小镇上的理发店》、池玉枝的《每一天都不可复制》、王晓景的《粥可温》、贾鹤的《最好的我们》、邢俊霞的《在海边》、韩月琴的《送儿上学》、王春红的《去倾听吧》、王艳敏的《沙漏与人生》、邢得安的《芝麻飘香》等散文也都可圈可点、各有千秋。

诗歌是文学的轻骑兵。《水韵沙澧》副刊

对诗歌作者厚爱有加，给予他们充裕的发表空间。尹文阁是我市小有名气的诗人，曾在全国八大诗刊发表过重要作品。他的诗歌以怀乡为主，偶有生活纪实和生命思考，《风说》《欢欣》《时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品。李季能文能诗，生活中的琐事、情绪、记忆、思考皆可入诗，乡情友情爱情都有涉及。如《清明的雨依然下着》《把秋色酿成酒》《此去长安》《菊花辞》《致友人书》《花闲开》《窗台的月光》，都是不错的作品。李季的诗歌深耕多年，无论立意还是语言都已趋成熟。仲信的诗歌以思想性见长。他的诗朴素真诚、见识独特，既能在普通的事物中开掘出不寻常的意义，又能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迸发灵感的火花。如《美好的事物》《乡家的歌》《霜降之后》《第一场雪》，都有触动人心的精辟语。张贵超是一名基层作者，坚持写诗二十多年，非常不容易。他的《雨后的月光》《落叶的树》《日子》颇有特点。此外，苦丁的《小村》《这一段日子》、赵根蒂的《自在飞花》、宋离波的《童谣里的时光》、薛文君的《醉春》也让人印象深刻。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漯河诗人能耐得住寂寞，坚守诗歌阵地，创造如此不俗的成绩，实在难得。

《水韵沙澧》副刊的栏目设置别具匠心。此前，版面曾开设《沙澧手写》专栏，以作品加评述的方式，推出全市的重点作者四十多人，广受读者褒赞；2023年又设置了《我的文学之路》栏目，也是大手笔。作者涵盖成名作家、漯河籍作者、农民作者、女性作者，将近二十人。总之，只要是文学路上的追梦人，只要对文学有一己之见，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吐露心声。我想，这个栏目开设的意义是两方面的：对于作者，是回顾，是反思，是总结，是重温初心更好地前行；对于读者，则是汲取和借鉴。有些文学爱好者写东西不自信，视发表作品为畏途，那么这个栏目恰好给他们提供參考。此外，巾幗风采专版、美食节专版、八一建军节专版和国庆节专版等，也让人耳目一新。

《水韵沙澧》副刊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利用纸媒高地，内引外联，不定期地组织读书会 and 文艺小方桌活动。这些平台的搭建，让热爱文学和阅读的人群有了一个思想碰撞交流、展示才华的机会，从而培育和拉动了一大批创作活跃的作者队伍，如温媛媛、赵会玲、郎新华、韩芳、张一曼、梅丹丽、李伟峰、侯世民、朱超、雨菡、穆丹、周桂梅、刘瑞阁、包素娜、赵娜、刘培、孙群生、孙卓娅、卢奎军、程慧鸽、王敏敬等。如今，这些在水韵沙澧读书会扶植下成长起来的作者已经成为漯河文学发展的后继力量。希望这些作者珍惜机遇，树立更高的文学目标和追求，沉下心来，多读书、多感悟，脚踏实地提升自己的艺术感悟和文学品质，创作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作品。

漯河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城市，外界需要了解漯河，漯河也需要走向全国。希望活跃在《水韵沙澧》副刊上的广大作者积极投身于漯河“三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身边的变化、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呼声中萃取题材、提炼主题，用生花妙笔展现漯河的历史之美和文明之美，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中漯河人民争先出彩的恢宏气象，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作品为城市发展赋能，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漯河形象。

岁末问心

除了身体，更要照顾自己的一颗心。像阴晴不定的天气，心也有风霜雨雪，会烦、会忧、会累、会沮丧。我尽力做自己的观察者，让每一种心绪都给它恰如其分的慰藉。否则，心就会像一任任性的孩子，将负面情绪泼洒成一片狼藉，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疲惫的自己。当然，最需要的不是呵护，而是内心的达观。如果心想要自由，就没有什么枷锁不让你走；如果心真的倦了，就没有什么繁华不可抛。所谓生命的日趋成熟，就是越来越自由的一颗心吧！

轻轻地，在心中问一声：你是否关照了父母和亲人？我不免有些许遗憾。辗转于忙碌的生活，我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了。父亲像一棵老树经历了风霜的吹打，白发在无情地拓展最后的领地，皱纹里像是藏着一把刻刀，曾经宽厚的肩膀单薄起来，似是再也支撑不起任何重压。母亲厨房的香味永远吸引着我回家的脚步，但她在这粥一饭间忽然变老。那个黄昏，我开车回家看望父母，想顺便蹭一顿饭。母亲乐呵呵地去了厨房，让我带着小侄子到外面去玩。半个小时过去，当我们欣然奔向厨房准备大快朵颐时，却见乱成一团的厨房依然冰冷冷灶。母亲正倚窗背背，焦急得团团转，找不到切菜刀的她正掂着刀找刀。“唉，老了！”母亲沉重而无奈的叹息像冰雹砸在我的心上……当我开车离开时，看着倒车镜中的两位老人孤独地站在

原地，目光越来越长，身影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父母正在老去，我早已不再是孩子。孩子正在长大，我早已是一位母亲。母亲不只是一个角色，更代表着一种引领、影响和感染。我不想让孩子前行的路边观望，想要拥有和她共同成长的能力，听懂她的“暗语”，读懂她的小心思，看懂她的小世界。最终让她可以信赖的是一个母亲游刃有余的气度，而不只是衣食住行的安排。

轻轻地，在心中问一声：前路是否还有梦可追？我只有掩面沉思。一个中年女人的梦想也许不能再具体而言，不能像孩子那样具体到一份职业、一个身份、一组崇高的词汇。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个有所追求的人、一个不断成长的人、一个能在未来遇见更好自己的人。人活于世，更要修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然是我最朴素的修心路径。我虽未读万卷书，亦未行万里路，但我一直走在读书的路上，亦在生活的路上读人读物读别人的故事。书中有万里路，路上也有万卷书。用心感受一路的风景，都是对生命无声的滋养。读书，行走，思考，写作，在世俗的生活之外拥有内心的山高水长，才能一手拿起生活的碗筷，一手捧起梦想的星月。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又一个新的起点，再一次重新出发。与自己对话，听内心深处的声音，走自己向往的道路。

心灵 漫笔

梦想在指端生花

■李 季

二十多年前，我怀揣文学梦想来到漯河这片热土，从此与《漯河日报》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我在临颖的一家企业上班。刚开始我在车间当带班长，过着三班倒的生活。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去单位阅览室看报刊。当时，《漯河日报》还叫《漯河内陆特区报》，和《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一起摆放在阅览室的报架上。我最先看的就是《漯河内陆特区报》的副刊。有时，当天的报纸送来后还没及时夹到报架上，我就向管理阅览室的大爷要。因为刚到漯河不久，口音还带着浓浓的家乡味，大爷对我的印象非常深。每次我去阅览室，他总戏谑地跟我打招呼：“蛮子孩儿来了，今儿啥班呀？这是今天的报纸，你先看吧！”

半年后，我调到行政办公室，有了属于自己的《漯河内陆特区报》，每周一次的副刊可以随便看、反复看，喜欢的文章还能剪下来贴到笔记本里收藏。

这期间，我开始动笔写稿，并尝试给副刊投稿。稿子工工整整地写在方格稿纸上，通过邮局寄出。稿子寄出后，我每天都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待下期副刊的出版。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我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对照副刊上的文章找差距，查找不足，以便改进。投稿大半年后，终于看到自己的文章见报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3年，发表的文章内容写的是家乡的那条河。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写的是我初二时候的班主任——我的文学启蒙人。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教师节专版上，我还专门把那期报纸寄给了这位老师。

因为不安于现状，不久后我离职去了外地，先后漂在郑州、嘉兴、北京、上海等地。由于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加上有好几年的办公室工作经验，我一直从事的都是行政管理以及和文字有关的工作。人

虽去了外地，但每次和以前的同事联系，我都嘱咐他一定把每一期《漯河内陆特区报》副刊给我留着。放假或休假回到临颖，我依然能看到副刊。那时，虽然文章写得少了，也不再投稿了，但副刊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2009年，我结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活并安家漯河。小区大门口的阅报栏里能看到每期的《漯河日报》和《漯河日报·晚报版》。日子相对安定下来，我开始重拾文学梦，并给日报和晚报的副刊投稿。这时候，我投稿已经用的是电子邮箱了，简单快捷。和编辑加了QQ好友，沟通也方便了，文章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可以随时交流。我所遇到的文学版编辑都非常有耐心，写作中遇到什么难题、不知如何修改，请教他们时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那时，由于前几年积累了几十篇稿子，所以我的发稿率也非常高。这给了我很大信心，坚持写下去，并告诫自己绝不言弃。

《漯河日报》副刊给我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促使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进步和成长，也给了我底气和勇气。为《漯河日报》副刊写了三年后，我开始向外投稿，先后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散文百家》《散文诗》《雨花》等各级报刊发表散文、诗歌上千篇（首）。《漯河日报》副刊每年都会组织一些文学笔会、读书会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文友，有些甚至成了至交。我们在文学上相互促进，在生活中互相帮助，一起追梦。

到漯河二十多年，乡音早就改了，已经很少有人能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如今，我看报不用再去阅览室，《漯河日报》早就有了电子版，坐在电脑前或拿起手机就可以看到副刊上刊登的文章。曾喊我“蛮子孩儿”的大爷现在还好吗？我不会忘记在那间阅览室里与副刊的第一次相遇。

时隔近三十年，我的心里依然有四季分明的好山好水，化作笔下如诗如画的遇见。